

不坐床横头,讲起来这是一句老话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关照我两句话:一是出门走路,尽量不走晾衣架上晒着裤子下方,多走人会变矮长不高,当然这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迷信忌讳;二是到别人家里去白相,尽可能不要坐别人家里的床横头,床横头就是床单边沿,把人家睡觉用的床被单弄皱弄脏,不作的兴的。

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觉得这种关照有点匪夷所思,做客或有事去别人家,怎么可能登堂入室,坐到别人家卧室里的床沿边去?即使客厅不够宽绰甚至没有客厅,还有过道、餐厅或者厨房可以站一站小坐啊。更何况现在讲究“适当的距离感”,亲朋好友相聚,比起串门烦扰,还是到咖啡馆喝点咖啡饮料或去餐厅大快朵颐一番更好,坐别人家的床横头,机会都没啦。

时光流转,这是上世

纪六七十年代的真实情景。我家住在石库门底楼客堂间,有个约10平方米的独用天井,住房条件还算差强人意。那时学校假期盛行搞小小班,就是家住附近的五六个同学集中

不坐床横头

王智琦

到一家去读书学习,老师指定我家要负责一组小小班。回家与母亲一说,她却不太乐意,怕同学顽皮起来不如轻重,尤其怕他们进屋乱躲猫猫,弄得一塌糊涂。其实家里除一张方桌、四把方木凳外,就是一个五斗橱、两张大床。母亲生性爱干净,她皱着眉想办法,让大姐把一条旧的蓝白底纹棉布被单中间扯开,缝制机折好边,再打上褶皱,铺在床沿边,就成了上海人俗称的床沿布,即使同学进屋懒屁股一坐,也不会污损床被单。

母亲担心其实多余,那时同学都很懂规矩。一次突降大雨,仓促之间只好躲进屋内,大家却不肯坐下,只站着说笑,雨一停就散了。母亲回家后见床沿布整洁如故,放心地呼出一口气。

母亲制定的“不坐床横头”这个规矩,还是她自己打破的。家中有人逢十做寿,邀请挚爱亲朋。那时上海餐厅极少,且囊中羞涩也不可能去饕餮一番,大都在家里举办。但一张方桌十来人,无论如何也坐不下,烧好的菜肴也摆不下。母亲向对门黄家阿姆借来一张圆台面,方桌下面一搁,正好撑牢,凳子却没那么多,算来算去,至少有三人要坐床横头。母亲就关照我们姐弟三人坐,我抿着嘴:依关照过不好坐的。母亲解释说:坐自家床横头,有啥要紧。那人一坐,为什么就要紧呢?我有点想不明白。那次权宜之计的聚餐,最终客人满意而归。

由“不坐床横头”这句话,我想到了赵同学。赵同学长得矮小机灵,家住菜场边,整天喧嚷纷杂,菜皮垃圾触目可见。每次路过他家,他总拒绝同学进屋,回家后赶紧关门,显得很神秘。1977年秋,中学最后一年,学校突然通知我们我们可以参加高考,大家学习热情空前高涨。谁也想不到平时闷声不响的赵同学,数理化成绩出类拔萃,每次摸底考试,成绩遥遥领先,如有神助,很快就抽调到区红专学院高复班深造。一次放学,我给赵同学带去一叠政治复习资料,他不好意思,让我进了家,眼前景象至今清楚记得。赵家就临街一间屋,没窗,大白天还开着白炽灯。进屋一张大床横亘在眼前,床边不但没有什么床沿布,床正中还摆着一

夜光杯

“阿要买梔子花哎白兰花?”仲夏梅雨季,闷热难耐,卖花声里到江南,体味多一份的软糯与清新。卖花阿婆的声声吴语,悠扬而亲切,恰如雨水润湿后的粉墙黛瓦。那素雅的花篮里氤氲出的宜人芳气,煞是好看,总忍不住想凑上前去细嗅一番。阿婆走远了,那香味还萦绕在身旁,就好似梅雨渲染开的画意诗情。

江南夏日草木芬芳,不论梔子花、白兰花,抑或茉莉、珠兰,皆一袭白衣,玉质冰清,熏风欲拂。卖花阿婆渐行渐远渐成回忆,也学会了自耕自锄自在赏花,现时两盆茉莉正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飘香。买的是老枝,形态较古朴,枝丫不多,不繁密,却别有风致。梅雨携风而来,最喜嚼着水珠的花骨朵儿,清润淡雅,又沁芳可人,正是“雨后花房各自开,因风时送异香来”。

夏日喜雨的还有城外的农家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,金黄的麦子刚收割完,便马不停蹄,翻耕、灌溉、蒔秧,紧接着是一场场好雨,像说好了似的。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”,黄梅垂雨,田间忙种。待

只木箱,充当全家吃饭桌子,同时也是赵同学平时做功课的书桌。我大为惊讶,赵同学居然就在这种环境下读书?面对着我的满脸疑惑,赵同学只是微笑,点着头,并不解释。最终他如愿考上同济大学,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一家军事科研院所,就此失去联络。退休后,他想方设法联系我,他早已安居北京。我很高兴,闲聊中不免问起住房有多大?他打着哈哈道:欢迎你来北京游玩,来了就知道了,肯定不会让你坐床横头。嗨,赵同学倒还记得床横头。

母亲那句“不坐床横头”的告诫,现在听来宛如奇谭,却是那时上海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不过生活在变,长期形成的文化习性却不会变,上海人自尊自强又顾及照顾他人脸面的纯善,至今依然是刻在骨子里、表现在面子上的。

似乎还少了个朋友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,南宋的某个梅雨日,恰有一位诗人,约了好友。只是已过夜半,朋友还没来,无所事事,闲敲棋子打发时间。外面处处蛙鸣,雨声潺潺,越觉闲适悦耳。那一夜友人有没有来我们不清楚,我们却都记住了那个百无聊赖的夜晚,记住了那个诗人,叫赵师秀。

两三百年后,同样江南梅雨季,朋友送诗而来,让好交友、善诗画的沈周喜不自禁,留下了《梅雨送诗图》,“甲子夏五梅雨后,国用持郭公天锡自录诗一卷,诗与书皆超迈,情抱抑郁,读之畅然。”文徵明还附诗曰:“江南五月春如扫,寂昼清阴占物华。梅子雨晴鸠逐妇,楝花风急燕成家。”

时弘治十七年,沈周已七十七岁高龄,也难怪让学生文徵明感慨“羨余忘忧沈东老,诗书白发自生涯”。同年沈周倡议咏落花,发出好友纷纷唱和,留下“落花诗”近百首,为明代诗坛一景。后一年,沈周作《落花诗意图》,自题“山空无人,水流花谢”,寓禅意与人生哲理,纯粹而通透,这也贯穿了沈周的一生。如此这般,方能落花亦诗,梅雨亦诗。

梅雨季,又逢新荷初绽,赏雨宜配荷,赏心悦目。微雨过,小荷翻,跳珠细细,顺着叶的脉络忽聚忽散,沁芳摇荡。“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”,昨夜雨疏风骤也不错,时急时缓,呼啸一整晚,第二天倏地风卷残云,天空澄碧。宿雨已收烟云散,唯有夏日风荷,越发摇曳生姿。

听雨宜配蕉,雨落芭蕉,芭蕉承雨,静雅空灵,而韵味十足。爱恨黄梅天,撑伞游拙政园,应该是欢喜多一分。拙政园中部花园有一座听雨轩,轩外庭院北与海棠春坞院墙相隔,西邻枇杷园,独得一片清幽之地。听雨轩闹中取静,专为听蕉而设,芭蕉环翠、绿意透窗,潇潇暮雨而至,闲倚蕉窗,清凉可喜。

有一种花生酱,加工过程中不加盐,味道醇厚纯正。仅一勺尖儿放上舌尖,整个口腔就猝不及防遭遇到一场美味空袭,浓香绽开四溢。

最佳搭配当然是切片面包,用吐司炉或者烤箱,两面烤至干透、酥松。在确保指尖一定不被烫伤为最大安全前提下,轻轻掂起色泽金黄的面包片儿,准备把花生酱涂满整个表面,用深褐色完美覆盖,或者说替代焦黄。

讲究人大多用银刀,刀柄精美雕花,刀背薄而直。一刀撬下去,从瓶边挑出一团花生酱。芯子微硬,紧紧抱牢刀尖;外层油脂则柔软欲滴,呼唤食客尽快放它入口。

接下来有那么一瞬间,舌尖成为了这世上得到最多享受的器官。丝滑又浓稠的美妙口感完全包裹上来,层次分明,又无限递进。人们在美味中忘记明天将要面对什么难题,也不记得过去曾有什么遗憾,只是完完全全投入自己,体会究竟何谓甘之如饴,缠绵难忘。

一口接着一口。面包片不仅在口中接连爆出酥香口感,也同时发出清脆声音,异常解压,且迷人。咯嚓,咯嚓……似乎只用了三口两口,花生酱连同面包片就被吃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不是餐垫上留下了一些星点残渣,简直会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吃到了如许美味。因为人真是很难满足。

不讲究的人干脆不再擦拭银刀,或者直接就抽出一把汤匙,再次把花生酱瓶子拿出冰箱,大力舀下去。勺子又一次满满当下去,尤其在面包片不再发挥神助攻效用之后,表层油脂又一次涨出了丁格尔效应,摇摇欲滴。

事实上,危险程度与美味感受总是成正比飙升。花生酱抢在坠落发生前滴进嘴里,一层接一层抵上舌尖,在上颚正前方接连融化,在口腔里不断开启味觉小宇宙。

“啪嗒。”一缕混合了清油的花生酱不经意间滴落在袖口。“糟糕!”还没等心里产生出后悔或愧疚,另一滴花生酱,又是一滴,先后滴落餐台。

哈哈!或许美食总需付出代价。心急固然吃不了热豆腐,花生酱因为热量高企也只能偶尔放纵味觉。一旦自律崩解,大口地吃到了嘴里,其中滋味曼妙诱引,再难为外人道也。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王娇蕊,支使心猿意马的佟振保为下午茶的面包敷上

大小不一,不方不圆不规则,倒是自然朴拙;或左或右、或上或下、或前或后倒也是错落有致,灵动活泼。只不过,我觉得自己只有欣赏的份儿啦。岁月无情,我青春不再,如此的“时髦”已经与我无缘,何况年事渐高,穿着的保暖功能还是首要的。去年深秋到来,冷风飏飏,怕膝关节受到侵袭,就不再穿那条牛仔裤了。但是,没舍得扔,毕竟是女儿的一片心意,把它洗得干净,折叠齐整,藏于橱柜角落留作纪念。今年春暖花开之时,一次制作盆景艺术作品前想起那条牛仔裤,重新翻出来当工作服穿,“发挥余热”,物尽其用。

小众「打卡」记

徐鸣

传统文化特色。建筑并不高丈,台阶却不少,分成两段,中间设平台,这是我念书时,建筑设计课老师教的一招,便于人们停下来歇口气。跨进正大门,大厅不大,右边是问询台,一打听,办个读者证需要100元人民币押金,方能最多借阅8本图书。如果要想再多借几本,须付300元人民币押金。不巧的是中午休息不对外借书,仅可开放阅览室。

既然不能借书,也来了,那就上电脑,看看几位认得的上海作家,在三亚市是不是“馆”上有名?结果还颇不少呢。连续输入几个作家名字后,我突然发现“新大陆”,该图书馆有一个大多数图书馆都没有的内容:电脑里书名的旁边,同时列出外借阅览的次数。这可有看点刺激!

再次经过大厅时,看到几个广告牌,其中一个为百姓讲坛预告,题目:“千古风流人物——海南文化崛起的历史轨迹”,由海南大学教授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滨主讲。再仔细瞧,海滨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,也跟阿拉上海有渊源哦。本来我就计划去瞻仰苏东坡海南儋州故居,眼下碰到这个讲座,好像特地为我准备,跌入中国传统文化“米缸”里熏陶。这个卡,真是打对了。



海峡游轮 顾云明 摄于博斯普鲁斯

一些人说,女儿是爸妈贴身的“小棉袄”。此言我颇有同感。从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,她自己的衣服自己买,我和她妈妈的衣服也几乎都是她买的。春夏秋冬,按时按需;居家或外出,应有尽有;便装、中装、西装,配套齐全。

给我买衣服,起初她事先征求意见,但我老是回答“不需要”。我穿衣服向来不太讲究,即使旧点也无所谓。后来,她干脆自作主张,直接下单。我的身材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没有将军肚,没有上弓背,普普通通。她早就对我的衣长、领围、胸围、腰围等了如指掌,每次买的衣服我穿着都挺合

身,像专门请师傅量体裁剪定制一样。

前年,暑气消散秋风送爽的时候,女儿不声不响地给我买了一条牛仔裤。知道她是一片孝心,也晓得她审美高雅,但快递包裹还没拆开我就挑挑剔开了:牛仔裤是年轻人的专属。女儿见多识广,侃侃而谈:牛仔裤不论老少,不分男女,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都可以穿,穿的是一种自由、潇洒,释放出热情、豪迈、奔放的青春活力。我又说,年轻时物资匮乏,穿衣服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现在生活优裕,还穿破衣烂衫?女儿劝解:“这是一种返璞归真,一种时尚。其实,牛仔裤风格各异,式样繁多,给你

穿上牛仔裤

于锐

买的是没有破洞的。”我又找出一条理由:牛仔裤把下半身包裹得像捆粽子一样,行走、屈伸不灵便。女儿说买的是宽松型的。我再找不出拒绝的理由,更感受到女儿的良苦用心,巴不得老爸年轻、精悍、洒脱,只得打开包装袋,脱下多年前自己买的阔管裤,穿上新牛仔裤。不长不短,不宽不窄,没有一点可以吹毛求疵的地方。之后再配上一件夹克衫、一双运动鞋,熟人、朋友见了,夸我年轻了几岁,自己似乎也添了几

分精神、几分自信。

穿着牛仔裤大大方方地在小区里溜达,昂首挺胸地在大街上行走。几个月穿下来,当然还是轮换穿的,发现裤管下边破损,布变成线似流苏那样下垂,当然无伤大雅。过了一些日子,大腿处露出几个小洞,也没有大碍,我依旧穿在身上。又隔了一个多月,一次洗涤后,膝盖处只剩下几根横线,用手指一拨拉一个洞。

但是,我注意看看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穿“褴褛装”的并不鲜见,即使寒冬腊月也神采飞扬地招摇过市,拉风般地存在。少男少女们身上的牛仔裤刻意千疮百孔,小腿处、大腿处、膝盖处的破洞一个个

七夕会

七夕会